EPILOGUE THREE



14

Jake打了个哈欠，再一次敲击Jane的办公室的窗户。因为某些原因，Jane把办公室周围的所有窗帘都拉上了，因此他只能穿着最好的短裤、戴着最好的领带，把自己飘在窗外很久很久。他的下方已经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目瞪口呆地仰望着那货真价实的闻名全球的臀部。夕阳将Crockercorp的总部照耀成闪闪发光的独石柱——就像一座灯塔，如果你愿意这样形容的话，一座未来的灯塔，从数英里之外的任何位置望来都清晰可辨。

至少Jane应该很愿意这样形容它。

说到Jane，她正从两条内衬丝绸的威尼斯风窗帘之间探出头，对毫无用处地悬在半空的Jake虎视眈眈。*去走前门*，她用唇语警告他。但他以他的特长做出了回答：一窍不通。

**JAKE: 不好意思……什么？**

接下来Jane使用了不耐烦的手势，这次的沟通效果好多了。

**JAKE: 哦！走前门，没问题！**

Jake飞回到街道上去走大楼正面的入口。他一边等待电梯载着他前往顶层，一遍自顾自地哼着过时的小调。这一次，Jane在他敲响办公室正门时把他放了进来。

她的办公室内昏暗朦胧，烛火是唯一的光源。Jane张开双臂靠在办公桌上，就像斜倚着三角钢琴的酒吧流浪歌手。特别备注：蓝色的流浪歌手，靠在蓝色的钢琴上，正如Jake几年前从新繁华之地买回来的那堆丑陋的天鹅绒画之一。那件低劣的藏品一定正被堆在他的住宅的几百个空房间之一里积灰，就和他所有的冲动消费产物一样。那间住宅已经从根本上成为了收纳他残暴的收藏癖的猎获的昂贵仓库。

对他的收藏癖的深入且私人的了解——尤其是众所周知他热衷于囤积的那一类风情万种的天蓝色收藏——正是Jane选择穿着这件高下摆的蓝裙子的理由。Jake的眉毛几乎在看见她的一瞬间就拧起来了。他愣在门口，就像一只在丰腴的蓝色女企业家那属于猎食者的射灯般的目光中石化的动物。

**JANE: 过来陪我喝杯威士忌，Jake。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谈呢。**

**JAKE: 我……嗯。**

他穿过办公室，颤抖着接过了她递来的那杯贵得滑稽可笑的大麦酿造饮品。他将杯子举到鼻尖，假装嗅了嗅它的气味。

**JAKE: Jane我必须得说这可真是一身极富冲击力的穿搭。**

**JANE: 噢，看来你很喜欢？那你何不……**

**JANE: 嗯，靠近点来欣赏呢？**

她真的很不擅长这个，她这样心想。“这个”指的是魅惑。她实在是太笨拙了，以至于Jake立即就看穿了她的诡计。他紧张地笑了笑，仰头将威士忌一饮而尽，连同所有的冰块一起。在下一刻，由于真的没办法忍受威士忌的口味，他立刻把喝下去的东西完全喷了出来，连同所有的冰块一起。毫无绅士风度的酒精唾沫喷泉浸湿了Jane全新的性感长裙。Jan脸上的威士忌和光速失败的计划深深地打击了Jane。

**JANE: Jake！**

**JAKE: 哎呦喂！**

**JANE: 噢不，我的新裙子彻底……**

**JAKE: Jane我真的很对不起，来，让我帮你清理干净定音鼓上的酒……**

**JANE: 不，不用，你……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噢天呐你才刚落地两分钟就已经……我怎么会以为……**

**JAKE: Jane。请让我帮你吧我是认真的。**

她试图将他推开，但Jake坚持要做一名绅士。他把她从桌上扶下来，抖落自己的外衣把她擦干。她直直地望着天花板，仿佛期待那里能裂开条缝把她吞进超大质量的黑洞里好使她免于面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Jake喷出的威士忌唾沫沾到了她的眼镜上，那不是在她的期待中它们今晚应该沾上的位置。

**JAKE: 这就是你想要见我的目的吗？来炫耀你的……这件得体的连衣裙？**

**JANE: 噢，不，当然不是，我只是想……**

**JANE: 想……聊聊经济。**

**JAKE: 噢天诶是经济！Jane我亲爱的Jane请你好好给我讲讲经济吧！**

Jake不在乎经济，但他是转换话题的狂热支持者。

**JANE: 啊，事实上现在的经济还运转得挺平稳的。**

**JAKE: 我就知道！**

**JANE: 但它不一定还能在未来继续维持平稳，你一定想得到我非常非常在意这些，因为我是先驱的企业家。**

**JAKE: 哎呀姑娘，那可真是糟糕呦请你动用你的一切权能来向我详尽地解释这个我必须承认我不打算掺和的迷惑难题。**

**JANE: 你……**

Jane相当真诚地大笑起来，在Jake用夹克擦拭她的头发的同时。

**JANE: 唉，Jake，你是真的一点儿都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对吗？**

**JAKE: 等等难道……**

**JAKE: 难道是关于选举什么的破玩意吗？因为我……**

Jane伸出一根手指拦在Jake的嘴唇前，让他别再出声。这是一个很能安抚人心的动作。是对关系的彻底修复。他不再出声，她领着他走向办公室侧面的长沙发。他们跌坐在沙发上，他的夹克和手臂依然搭在她的肩膀。

**JANE: 我知道你肯定已经听过相当多的关于选举的消息了。**

**JANE: 我应当道歉。你肯定能理解，我的脑子现在已经完全被它占据了。**

**JANE: 但我最近迄今为止已经进行了多得过分的思考。**

**JAKE: 我知道了。思考什么？**

**JANE: 思考每一件事，我想是吧。**

**JANE: 思考我的生活，还有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还有自我们出手创造这个新宇宙后大家走出的轨迹。**

**JANE: 你必须得承认这里面要想的东西真的太多了，我甚至不敢说我们有花足够的时间去真正思考过我们在其中应该扮演的角色。**

这真的不是一个适合被发起的话题，倘若你所期待的是与某人进行两性的沟通。但不管怎么说，这仍是一场你大概会与因为种种原因而日渐疏远的儿时玩伴进行的对话。你们都太忙于激动人心的工作或是对神化能力的滥用了。他们现在该算什么？他们还是十年前的那一夜里经历了极其功能失调的关系的那一对Jake和Jane吗？或者，是‘更聪明的Jane’与‘更善良的Jake’吗？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自己了吗？Jane用两根手指心不在焉地捻弄着长裙的细带，徒劳地试图厘清乱七八糟的思路。

**JAKE: 这对耳朵来说可真是很大的信息量jane。**

**JANE: 我知道。而且对脑子而言就更是了。**

**JANE: 我真的忍不住担心……**

**JANE: 我们是不是真的已经……飘零了整整七年？**

**JANE: 双重意义的飘零，既指我们没发掘出我们全部的个人潜能，**

**JANE: 同时也指……呃，四散疏远？**

Jane蜷起一条腿，赤裸的膝盖滑到了Jake的两腿之间。沙发坐垫在他们的体重下微微下沉。

**JAKE: 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JANE: 我知道。**

**JANE: 那只是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太忙了。时光飞逝，而我……**

**JANE: 我想你了。**

Jake眨了眨眼，镜片之下，他的双目莹润而明亮。

**JAKE: 啊，呃……我觉得我也很想你啊jane。**

只一瞬间，局面就从单方面的蓄意谋划变成了真心的两情相悦。Jake丢下外套，双手顺着她赤裸的双臂下移，然后他就可以……抱住她？是的，这正是他要做的事情。抱住她，而且并不十分温柔。

Jane真的很美丽，烛光在她的镜片上跃动，她的门牙从嘴唇下微露。她太美了，Jake无法阻止自己的手掌沿着她的脖颈上移，最终他的大拇指抵住了她的脸，使她仰头，他们就这样在朦胧的弱光中四目相对，Jane几乎可以闻到他嘴里令人不悦的威士忌气味。她一定闻到了，因为她可爱的小鼻子又皱了起来。她再次发出轻笑，笑声小而私密。这是只为他一人而发出的笑声。

于是他吻了她。这很好，如果让他来评价自己的话。Dirk在这些年里已经针对他的吻技提升给出过一系列不请自来但一针见血的批判，因此Jake毫不意外他会被评选为此时此刻这颗星球上最擅长接吻的人。Jane倒吸了一口气，一时间震惊得难以回应。当Jake用手臂揽着她的腰将她放倒时，她就更加震惊了。她在他的口中含糊地轻唤，然后用双手搂紧了他的脖子。这本应是尴尬的禁忌，考虑到他们之间的历史而言，但一切又是这样的水到渠成。Jane解开了Jake的蝶形领结，Jake将大拇指探到她那为追求得体的缘故而不能提得更高的裙摆之下然后继续向上撩了一寸。

这一点儿都不尴尬，Jake是这样想的。两个老友，干柴烈火，一拍即合？谁能为此批判他们举止不当呢？没人有资格批判他们，他这样认为。一切都合情合理。一场闪电恋爱的不可避免的滚床单行为很适合在此时被搬上荧幕。

讲真，唯一能让他意外的点在于他们竟然拖延了这么久才走到这步。Jane是一名美丽的女士，毫无疑问。她一直耀眼，但直到她真正打开她那属于成年女人的花苞，她那抓人眼球的魅力才终于得以绽放。光滑如绸缎的皮肤……黑而浓密的眼睫……丰满娇柔的嘴唇……更不用提她魔鬼般的身材曲线。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为那个读音相近的词语铺平了道路。

Jane那婴儿般柔嫩的、未曾因磨练剑术而生出老茧的手掌顺着Jake的脸颊滑落，轻点在他衬衫的衣领之下。她爱抚他的锁骨，接着又轻柔地用手指钩住他的脖颈，在越发激烈的热吻中保持他们的姿势。Jane的触碰与Dirk一点儿也不一样。Dirk的手掌粗糙得让人发痛，在他接触那些柔软脆弱的皮肤时尤其如此，例如颈动脉的正上方。

他撑起上身离开Jane的唇，终止了这个吻，然后替她摘下了鼻梁上的眼睛。这样的动作依然让他感到熟悉而且熟练，即使现在距离他上一次拥有类似的宝贵机会已经过去了不知多久。那些Jake被允许摘下Dirk的眼镜直视他的面容的稀有亲密时光突兀地存在于他的脑海中，比他这辈子的任何其他经历都深刻得多。

Jake咽了一口唾沫。他无法阻止自己去回忆上一次他与Dirk“未能配合妥当”时Dirk是如何亲吻他的。但那无疑是一件“从未发生的事”，所以Jake怎么可能回忆起来那些呢？

让他的心跳如此疯狂加速的难道只是某种巴普洛夫反射效应吗？他竭尽全力想要驱散那些不合时宜的念头，但他的手指还是在把Jane的眼镜放到一边的过程中颤抖了起来。

Jane回望着他，渴求令她面色绯红，深色的眼中藏着诱人的扭捏。她周身的一切都圆润而柔软。热情、舒缓人心。那种让你心生回家的感觉的表情。Dirk与她相比是彻底的反义词。高鼻梁、粗眉毛、棱角分明的轮廓。一个在灵魂深处的本质里写满了锋利、难以接近、更难触摸的男人。但倘若你从特定的角度去看，就能看出他的那种二次元式的英俊。令人窒息的、以天使圣歌为伴奏的、二次元的英俊——即使锋利得扎手你也绝不会放开的男人。而且他的发型比看上去要柔顺很多，他的心也是一样。当那样的一颗心向你敞开，它就同时接纳了整个世界。一整个孕育着越来越多的战斗、哲学、人生与爱的世界……

**JAKE: 咿呀！！！**

Jake惊恐地大叫着滚下了沙发，差点把Jane也拽了下去。她惊慌地一边站起身，呼吸急促，一边整理自己凌乱的衣服。

**JANE: Jake？**

**JANE: 你……没事吧？**

**JAKE: 我**

**JAKE: 我**

**JAKE: 我必须现在就走对不起。**

Jane还来不及多说半个字，Jake就已经飞到了离地两英尺的空中。他闪到办公室的另一端抓起了那瓶几乎没怎么动过的威士忌，然后一脚踹开Jane的其中一扇落地大窗的窗销夺路而逃。

他现在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思考。

**JANE: 你他妈的……**

**JANE: 操！**

Jane站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很困惑，她的兴奋未能得到满足，她很生气。她缓缓地用手绕过肩膀重新系好了裙子的系带。然后她关上了窗户，一屁股坐在她的CEO专属椅上，速拨了她的专属顾问的号码。

**DIRK: 呦，什么事？**

**JANE: 显然，不关Jake的事。**

**DIRK: 哇噢。直入主题，双重反语，是吗？**

**DIRK: 你喝了多少威士忌？**

**JANE: 我感觉肯定有几滴飞到我的嘴里了，在Jake把他的酒水喷我一脸的时候。**

**DIRK: 居然有这么糟啊，嗯？**

**JANE: 啊！**

**JANE: 这真的太尴尬了。**

**JANE: 你应该知道，如果我不是完全确信它的误差范围几乎为零我是断然不会采取这种手段的。**

**JANE: 但我得说，那可是Jake。**

**DIRK: 你对他示好了吗？**

**JANE: 呃，我……**

**DIRK: 我告诉过你了，你不能对Jake好。**

**JANE: ……**

**DIRK: Jane，听着，我现在真的没时间给你排忧解难。**

**DIRK: 为什么不把Jake留给我来对付？**

Jane狠狠地闭上了眼睛，轻缓而安静地将额头磕向桌沿。

**JANE: 为什么我有种感觉，我们已经早就进行过这段对话了，几乎逐字逐句？**

**DIRK: 因为我们的确进行过。许多次。**

**JANE: 好吧，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我害怕我把现状弄得更糟了。**

**DIRK: 我已经说过，让我来对付他。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JANE: 你总是这样说。**

**DIRK: 而我从未犯错。**

Jane维持着用额头坚定地抵住桌面的动作干笑了几声。Dirk的语气中的那种嘲讽的扭曲简直是在刻意让她回想起他的每一次大失败。但这依然能让Jane发笑。她知道他永远不会辜负她的期望。

**JANE: 好吧。完事后请给我打电话，我们好继续制定计划。**

**JANE: 同时也让我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获取少许情感支持。**

**DIRK: 我可能要忙一会儿。**

**JANE: 为什么？**

**DIRK: 现在没时间解释。我等着到看你的另一面，Jane。**

**JANE: 等等——**

Dirk没有等待。在他的门厅中投下阴影的人比这场选举重要得多。Rose正靠在门框上，一只手提着她的包，另一只手叉腰。她歪了歪头，淡金色的头发以精确的角度将她完美的中立表情一分为二。Dirk放下手机点了点头，表明他已知晓她的来到。

**ROSE: 好了，**

**ROSE: 继续吧。**

> ==>